

大师私人话语·书信系列

主编 金惠敏



烟雨故园路

荷尔德林书信选

(德) 荷尔德林著 张红艳译

经济日报出版社

大师私人话语·书信系列

主编 金惠敏



烟雨故园路

荷尔德林书信选

(德) 荷尔德林著 张红艳译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雨故园路:荷尔德林书信选/(德)荷尔德林著;张红艳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1(2012.4重印)

(大师私人话语)

ISBN 978—7—80127—783—1

I. 烟… II. ①荷…②张… III. 书信集—德国—近代 IV. I51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383 号

-
- | | |
|--------|---------------------------|
| 著 者 | (德)荷尔德林 |
| 译 者 | 张红艳 |
| 责任编辑 | 杨 阳 |
| 责任校对 | 王树森 |
| 出版发行 | 经济日报出版社 |
| 社 址 | 北京宣武区右安门内大街 65 号 |
| 邮政编码 | 100054 |
| 电 话 | 编辑部:63584556 发行部:63538621 |
| 网 址 | www.edpbook.com.cn |
| E-mail | jjrb58@sina.com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市通州区北关闸印刷厂 |
| 开 本 | 700mm×1000mm 1/16 |
| 印 张 | 15 |
| 字 数 | 130 千字 |
| 印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80127—783—1 |
| 定 价 | 29.80 元 |
-





总 序

金惠敏

从来就有一个私语的世界，只要您认可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私人性和社会性永远相反而相成。

然而由于传统的宏大叙述的霸权，这一世界尚未充分展露，这种话语尚未得到足够的承认。今天，该是打破宏大叙述一统天下的时候了。无论从哪方面说，私人话语都具有与公众话语同等的重要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私人话语甚至更具决定性或优先性。

例如，如果把阅读和批评作为对另一个心灵的探问，与它碰撞、对话、交流，那么可能没有比通过书信（包括日记）等这类被宏大叙述视为次文本更捷径的方式了。在所谓的正文本即通常所称的作品中，原作者之意盖不在表现，而在表演，即是说，在伪装自己，至少不是在直接地表现自己。如俄国形式主义者所发现的，“文学性即是陌生化”，即以造成某种接受障碍为美、为艺术或学术。现代主义大诗人艾略特因而特别宣称：“诗不是表现情感，而是逃避情感。”面对公众读者，作者总是代表“理性”、“良知”、“社会责任”在说话；他总是把自己作为对象，耿耿于怎样给公众塑造一个完美的形象。而在书信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于面对的是亲朋好友，作者卸下了一切社会性面具，轻松随意地袒露出自己的本真面目。他是纯粹的主体，专注于倾诉，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件有待完成的艺术品。这里不需要精雕细





刻、深思熟虑。

德国生命哲学家齐美尔断言：“生命并非完全是社会性的。”与其差不多同时代的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灵划分为意识与潜意识。这里如果把作者的正文本比作意识，那么其次文本即书信等则是潜意识。而潜意识是水面下的冰山，要比显露出来的那部分巨大得多。要深入一个心灵的世界，仅知其正文本最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而只有同时了解了他的次文本，才可能真正地把握这位作者。因此，美国现象学批评家有理由认为，对于游历一位伟大的心灵来说，书信、日记、便条、眉批、笔记等的作用决不亚于其刻意创作出来的作品。

通过这一书系，我们试图证明书信具有独立的价值：它是抒情的、亲切的美文；它是作者内在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自然袒露；它是人类一种特殊的情感方式和审美方式。简言之，我们的目的是培养一种与公众性阅读相辉映的私密性阅读。

为方便查阅，丛书在每封信前都加有提示性标题，或为作者原话，或为编/译者的概括。

丛书得以顺利出版，一要感谢译者诸君对私人话语理念的热忱，二是薛晓源先生别出心裁的策划，还有胡子清女士高明而娴熟的编辑。

相信我们共同的努力将给读者带来某些新鲜的感受。

是为序。



译者序

张红艳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全名为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1770年3月20日出生于内卡河畔的劳芬，父亲是当地一家修道院主管，1772年死于中风。1774年，年仅14岁的荷尔德林按照母亲的意愿进入丹肯多夫修道院的附属中学，尔后又到毛尔布龙修道院学习，1788年进入蒂宾根的教会学校，并在那里结识了诺伊弗尔、黑格尔以及谢林等人。荷尔德林于1791年在施陶林的诗刊上发表了她的第一篇作品。1793年从蒂宾根教会学校毕业的荷尔德林并没有像母亲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位令人尊敬的牧师，而是选择了一种动荡而漂泊的生活，靠为人做家庭教师维持最基本的生计，同时进行文学创作。1805年荷尔德林的精神陷入崩溃边缘，次年他住进了在蒂宾根的一家医院，出院后直至1843年6月7日去世为止他一直生活在那里。本书所选书信分别出自荷尔德林生活的不同时期，但并没有收录1806至1843年间的书信，因为生病后的荷尔德林在此期间所写的几乎全是给家人的简短问





母亲：约翰娜·克里斯蒂安娜·荷尔德林（1748~1828）





安信。

荷尔德林是一位孤独的人，他从未、而且也不愿意真正融入世俗生活。除了家人以外，他只有很少的几个挚友。在荷尔德林遗留的两百多封书信中，大部分是写给他家人的，其中又有 80 多封信是写给他的母亲的。他与妹妹里克以及同母异父的弟弟卡尔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与弟弟卡尔，他们不仅是血脉相连的亲人，更是“心灵的兄弟”。

年少的荷尔德林迫于母命进入修道院，对于这个生性敏感而多愁的孩子而言，修道院里森严刻板的生活使他丰富而脆弱的内心世界遭受到无情的摧残，孤僻的性格使他与周遭的一切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之中，加深了他与外部世界的隔阂。在他的一封写于 1787 年致青年时代的好友伊玛努埃尔·那斯特的信中，荷尔德林这样感叹他的命运：“上帝赐与我巨大的痛苦……我是那么渴求能抓住欢乐的一瞬。”

与现实的对立使荷尔德林一再遭受生活上的挫折，尽管上帝赋予了他超乎寻常的天赋，但他却没有得到过任何值得炫耀的功名，他甚至对这一切都嗤之以鼻。在一封致诺伊弗尔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过于惧怕现实生活中的平庸和低俗……害怕现实会干扰我的自我……我害怕现实会干扰我用以把自身与他物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内在的关切之情；我害怕我内心中的温暖和生活由于岁月冰冷的历史而变得冷却”，“从少年时代起，世界就把我的精神放逐到自我之中”。荷尔德林就这样从外部世界逃避开来，在文学与艺术世界里追寻人世间难以企及的神性的至高境界——无限与完满。

在经历心灵危机的时候，荷尔德林曾经试图向哲学求助，以期摆脱时常困扰他的、难以挣脱的困惑。在致席勒的一封信





父亲：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36～1772）



荷尔德林出生的房子：位于内卡河畔的劳芬的教会庭院（尤里乌斯·内贝尔画的铅笔画，1800年前后）





中，他写到：“对我自身以及我周遭的一切的厌恶使我进入抽象之中”。尽管他也曾一度十分沉迷费希特以及康德哲学，但抽象的推理与判断与其感性的天性完全背道而驰，在抽象的领域与感性的艺术领域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他最终还是决意从抽象的领域中退出，回到缪斯的故乡，因为那里是“他的初恋”、他“青春的希冀”。

如果谈及对荷尔德林的精神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这个话题，席勒这个名字是无法回避的。在荷尔德林致友人的书信中有多篇写给席勒的信，从其间流露出的恭敬语气中不难看出他对席勒的敬重之意。但席勒的威名使荷尔德林感到自己时时被罩在阴影之下，为了不丧失在他看来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自由，荷尔德林小心翼翼地与这位巨人保持着距离。

荷尔德林从未有过稳定的职业，做家庭教师是他最主要的生计来源，他曾对教育投入过极大的热情，为的是通过教育把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他曾在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一定要把孩子从其无辜的但却是有局限性的本能的状态，从天然的状态引领到一条他可能会走向文明的路上，我一定要唤醒他的天性，他更高层次的需求。”但学生在天分上的不足令他失望，他一次次地辞掉他的工作，辗转于各地的不同雇主，却始终无法实现他关于教育的理念。

追求“无限”的荷尔德林注定无法在现实中实现他的目标，他试图通过他的艺术创作把他的梦想告知后世之人。在一封给弟弟的信中他写道：“我爱未来世纪的人类。因为这是我最幸福的希望，相信我们的子孙会比我们更好，自由终将来临，而美德在自由中、在神圣而温暖的光明中会比在专制的冰冷地带生长得更加繁茂，这信仰令我坚强而积极进取。”



由于荷尔德林的一些书信已经遗失，而且在尚存的书信中又有不少残篇，因此很难完全以此了解到诗人复杂而敏感的内心的全貌。这里选择的只是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书信，希望它们能有助于读者进一步走近这位伟大的诗人。





目 录

《大师私人话语》总序	(1)
译者序	(1)
决心成为一个基督徒	(1)
——致纳塔内尔·克斯特林 大约 1785 年 11 月， 丹肯多夫	
孤僻而敏感的性格难以与人相处	(4)
——致伊玛努埃尔·那斯特 1787 年 1 月某日 凌晨 4 点，毛尔布龙修道院	
不喜欢诙谐史诗剧《新阿马蒂斯》	(7)
——致伊玛努埃尔·那斯特 1787 年 2 月 18 日， 毛尔布龙	
奥西安的诗令人心旷神怡	(11)
——致伊玛努埃尔·那斯特 1787 年大约 3 月 18 日， 毛尔布龙	
言归于好	(13)
——致伊玛努埃尔·那斯特 1787 年大约 4 月中旬 凌晨 5 时，毛尔布龙	





- 厌倦修道院的生活 (15)
——致伊玛努埃尔·那斯特 1787 年夏,毛尔布龙
- 与路易丝·那斯特的恋情既幸福又恼人 (17)
——致伊玛努埃尔·那斯特 1787 年 11 月,
毛尔布龙
- 骨肉亲情 (23)
——致弟妹们 1787 年 12 月底,毛尔布龙
- 问候 (25)
——致母亲 1788 年 2 月 11 日前夕,毛尔布龙
- 帮助罗塔克尔 (27)
——致母亲 大约 1788 年 2 月 17 或 18 日,
毛尔布龙
- 附入爱河并对恋人路易丝表白真情 (30)
——致路易丝·那斯特 大约 1788 年 4 月底,
毛尔布龙
- 甜蜜的爱情是孤独的人心中最温存的所想 (32)
——致路易丝·那斯特 1789 年 1 月 19 日前夕,
蒂宾根
- 请求心爱的姑娘谅解 (35)
——致路易丝·那斯特 1790 年 1 月底,蒂宾根
- 与好友诺伊弗尔以及马格瑙志同道合 (38)
——致母亲 1790 年 6 月 15 日,蒂宾根
- 穷尽自己的所能去创造是人生的乐事 (42)
——致妹妹 1790 年 11 月中旬,蒂宾根
- 对上帝及永恒的信仰 (44)
——致母亲 (大约)1791 年 2 月 14 日,蒂宾根





青春的活力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	(47)
——致母亲 大约 1791 年 11 月,蒂宾根	
亲密无间	(49)
——致诺伊弗尔 大约 1793 年 3 月 31 日,蒂宾根	
关于友谊以及在修道院的生活	(51)
——致诺伊弗尔 大约 1793 年 5 月,蒂宾根	
征询友人对《许佩里翁》片段的意见	(54)
——致诺伊弗尔 1793 年 7 月 21 日至 23 日之间	
坚信人类会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并要为之不懈奋斗	(59)
——致弟弟 1793 年 9 月的前半月,蒂宾根	
盼望自立以减轻母亲的负担	(63)
——致母亲 大约 1793 年 9 月中旬,蒂宾根	
向朋友索要诗刊并询问考试日期	(65)
——致诺伊弗尔 1793 年 10 月上旬,尼尔廷根	
急切盼望有关家庭教师职位的消息	(67)
——致诺伊弗尔 1793 年 10 月 20 日,尼尔廷根	
做家庭教师最初几天的生活和感受	(69)
——致母亲 1794 年 1 月 3 日,瓦尔特豪森	
友谊	(72)
——致诺伊弗尔 大约 1794 年 4 月初,瓦尔特豪森	
谈学生的培养问题以及对席勒的仰慕之情	(76)
——致席勒 1794 年 3 月 20 日,瓦尔特豪森	
决意从抽象的领域退出	(80)
——致诺伊弗尔 大约 1794 年 4 月中旬, 瓦尔特豪森	
宁静的生活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82)





- 致弟弟 1794 年 5 月 21 日,迈宁根附近的
瓦尔特豪森
企盼好友的音讯 (85)
——致黑格尔 1794 年 7 月 10 日,迈宁根附近的
瓦尔特豪森
人如何成熟为男子汉——与弟弟共勉 (90)
——致弟弟 1794 年 8 月 21 日,瓦尔特豪森
关于教学上的沮丧以及杂志社约稿事宜 (93)
——致诺伊弗尔 1794 年 10 月 10 日,迈宁根
附近的瓦尔特豪森
谈费希特以及自己与歌德第一次邂逅情况 (98)
——致诺伊弗尔 1794 年 11 月某日,耶拿
关于费希特和康德哲学 (103)
——致黑格尔 1795 年 1 月 26 日,耶拿
如何引导人们接近经极目标以及费希特哲学 (107)
——致弟弟 1795 年 4 月 13 日,耶拿
对席勒的敬重是一种复杂的情感 (113)
——致席勒 1795 年 7 月 23 日,斯图加特附近的
尼尔廷根
对教育孩子的一些新设想 (116)
——致约翰·高特弗里德·埃贝尔 1795 年 9 月
2 日,尼尔廷根
试图发展一种无限进步的哲学理念 (122)
——致席勒 1795 年 9 月 4 日,斯图加特附近的
尼尔廷根
接受到朋友处做客的邀请 (125)